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太祖傳位與太宗

卻說開寶九年冬十月，太祖有疾。晉王入問安。太祖謂之曰：「汝龍行虎步，他日當為太平天子。然必得賢宰執輔佐也。朕幸西都，有一儒生，姓李，名齊賢，學問淵深。因其狂妄，朕彼時怒之，未及取用，至今尤悔。汝可擢為宰執。有文臣，必要有武將。朕征太原，有一將名繼業，人號為令公。此人天文地理，六韜三略，無不精通。行兵列陣，玄妙莫測。乃智勇兼全之士，朕恨未獲用之。他日汝破太原，獲其人，當以兵柄授之。」又曰：「朕因太后昔疾，曾許五台山降香。朕想此疾難瘳，倘謝世之後，卿當代往酬焉。且太后遺命，深刻於心。此天位必傳於卿，卿宜恪遵朕命，無負所托可也。」晉王曰：「願陛下萬萬春秋，臣敢受之！」太祖曰：「卿且退，來日定奪。」晉王遂退。是夜疾重，復召晉王、趙普入內，囑咐後事。太祖謂趙普曰：「卿今為證，朕謹遵太后立長之命，將位傳與晉王。日後亦當輪次傳之，無負朕之心也。」言罷，命立盟書，置之金膝匱中。復命趙普及左右遠避，召晉王至臥榻之前，囑咐後事。左右皆不聞聲。但遙見燭影之下，晉王時或離席，若有遜避之狀。復後，太祖引斧戡地，大聲謂晉王曰：「好為之。」俄而帝崩，時已漏下四更矣。王皇后見晉王愕然，遽呼曰：「吾母子之命皆托賴於官家。」晉王曰：「共保富貴，無憂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太祖之心卻似堯，皇綱授弟棄如毛。  
早知身後違盟誓，何似當初不與高。

太祖既崩，太宗即位。文武朝賀畢，奉王皇后為開寶皇后，遷之西宮。大赦天下，改元太平興國元年。封弟廷美為齊王，封德昭為武功郡王，封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，封八王為殿前都虞候指揮使，兼南北招討大將軍。封子元侃為七王。文武大小，各升一級。

太宗既登大位，乃謂群臣曰：「先帝有遺旨，命取太原，五台山降香二事，卿等說以何者為先？」曹彬曰：「今國家甲兵精銳，驅之以剪太原孤壘，猶摧枯拉朽耳。太原一破，乘勢往五台山降香，甚為便也。」太宗曰：「恐去意不專，神弗鑒也。」曹彬曰：「五台山在太原之北，今往降香，大遼戰其前，北漢襲其後，進之不能，退之不能，非自罹於虎井乎？且取太原者，即所以取往五台山之路也，神安得不鑒其誠！」帝意遂決。乃命潘仁美為北路都招討使，統領崔俊彥、李漢瓊、劉遇春、曹翰、米信、田重進，分道征討北漢。命黨進為先鋒，又遣郭進領兵三萬往白馬嶺以截大遼救兵，遂封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。郭進領兵去訖。

卻說大遼蕭太后遣樞密使長壽來問曰：「宋何名遣兵伐漢？」太宗曰：「太原乃朕地土，彼今據之，屢為邊患，殊為逆理，所以興兵問罪；汝歸告主，若不發兵相救，和約如故。苟或護之，無他說，惟有戰而已矣。」長壽歸奏蕭太后，太后曰：「南朝出言如此不遜，欺先帝之沒故也。」大遼上賢卒，子梁王隆緒立。生有腳疾，尊母蕭氏為太后，參決國事。至是遂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為統軍大元帥，冀王敵烈為監軍，領兵二十萬救漢。

太宗兵屯絳陽，北漢王兵屯柳都，兩軍相對月餘。太宗一日升帳，仍將太原地理圖看之，既畢，遣崔俊彥、石守信，各領兵五千，埋伏於太行山下，俟漢主敗回即殺出，截其歸路。又遣李漢瓊、劉遇春各領兵五千，埋伏於陰丘，俟漢主敗走至此，即出兵截住，勿使其走入大遼。又遣曹翰、王全斌領兵三萬，明日從東殺入柳都。遣桑錦、米信領兵二萬，明日從西殺入柳都。又遣先鋒黨進、李繼勳領鐵騎一萬，明日從中路殺進。又遣潘仁美領兵十萬，攻打太原城。又命曹彬、張光翰為左右救護，各領鐵騎五千，崔俊彥等領計去訖。

次日，北漢探馬忙報漢主曰：「大宋兵分三路殺來。」漢主曰：「昔日宋兵侵害，被繼業殺得不敢正視吾軍。今日不幸業病，誰復為孤破敵？」言罷，潸然淚下。忽一人厲聲曰：「主上何效兒女子所為？彼雖有攻城之策，俺亦有守城之謀。臣請為主上破之。」眾視之，乃宰相郭無為也。漢主曰：「卿有何策？」郭無為曰：「乞主上命臣調遣諸軍將，臣自有破敵之策。」漢主曰：「大宋兵臨塞外，甚為危迫。孤今命宰相退之，但有諸軍將不用命者，不必奏聞，即以此劍誅之。」無為跪授畢，即喚繼勳、李勳，領兵三千從左殺出迎敵。又喚楚材、薛陀佳，領兵三千從右殺出迎敵。又喚淵平、方伯、任牛領兵一萬輔駕，從中殺出。又喚張明為先鋒，領兵三千，先出迎敵。又喚延惠、繼芳領軍一萬，為左右救護。諸將領兵去訖。

卻說宋兵三路大隊小隊殺到，宋黨進一馬當先，恰遇漢先鋒張明，交馬數合，被黨進一刀斬於馬下。漢兵見斬了先鋒，盡皆棄甲奔走。宋兵一湧而來，漢主走回太原。見宋兵圍著其城，遂不敢入，直走回太行山去。將至山下，忽一聲炮響，萬弩齊鳴，箭如飛蝗，漢主馬上泣曰：「不想此處有兵，阻隔歸路。孤無棲身所矣。且諸將為孤受苦，此心何忍！」遂拔劍欲自刎。諸將苦勸曰：「莫若奔走白馬嶺，投於大遼，再作區處。」漢主從之。走至陰丘，忽見宋將李漢瓊截住去路，又聽得背後喊聲大震，北漢君臣在馬上嚇得面如土色，魂不附體。漢主曰：「命合休矣。」後軍漸近，眾視之。乃余氏令婆領兵殺來，眾方心定。

令婆既到，即問曰：「太原城何如？」漢主曰：「太原城被宋兵圍住，孤不敢入。」令婆曰：「既太原未失，妾當殺條血路，保駕入城，以待遼之救兵。」漢主允之。於是令婆打白令字旗，當先衝殺，宋兵望見，紛紛逃竄。殺到城邊，趙文度見是漢兵，慌開門迎接入城。漢主坐定，謂文度曰：「此城賴卿守護，待退敵之日，孤有重賞。」又問令婆曰：「汝何知孤之遭難？」令婆曰：「夫病步愈，夜觀天象，知主上殺敗受困，令妾今日領家兵救護。方下山來，一軍攔路，被妾殺敗，復捉得一卒問之，說主上往白馬嶺去了，故趕來救護。」漢主曰：「設使繼業在軍，豈容南蠻如此橫行。」歎罷，又問君臣曰：「大遼救兵不至，何也？」忽一卒稟曰：「日前殺敗小卒，詐作宋軍，混入宋營，聽得宋主遣上將郭進，領雄兵三萬，屯於白馬嶺，阻截遼兵。遼遣耶律沙、敵烈領兵二十萬。至白馬嶺。耶律沙謂敵烈曰：「白馬嶺下有一大澗，待軍兵齊到，設計渡之。不然，倘吾軍半渡，宋人出擊，吾等皆休矣。」敵烈曰：「宋人緣何就知軍未全至駐札於此？彼謂吾怯。且兵貴神速，渡之無妨。」及渡澗登岸，未擺成陣，郭進驅軍，一齊殺至。遼兵紛紛投澗，死者甚眾。敵烈被宋亂兵砍死，耶律斜軫正引軍巡邏，聞遼宋交兵，急驅軍至，只救得耶律沙數十人而已。」漢主聽罷，曰：「天何生我，受宋之荼毒如此耶！」

言罷，又報潘仁美引兵來索戰。令婆曰：「待妾出馬，砍宋人幾顆頭來，彼始不敢逼城。」漢主曰：「汝固勇矣，爭奈彼眾我寡，何可輕動？」令婆曰：「主上勿憂。」遂披掛出城與仁美交鋒。只一合，令婆佯敗，拈弓抽箭，扭身回射仁美。仁美左股中箭，落於馬下。令婆驟馬向前，來砍仁美。部將洪先急救，乃與令婆交戰三合，被令婆一刀砍於馬下。洪後見斬其兄，大怒，出馬罵曰：「潑婦，焉敢如此無禮！」遂與令婆交馬數合，亦被令婆斬之。黨進在西門攻打，聽得南門被令婆斬了洪先兄弟，遂直殺來救護。乃與令婆交戰數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令婆乃將絆馬索套住黨進馬腳，用力一扯，黨進人馬俱皆跌倒。令婆正欲向前擒之，忽聽鳴金收軍。令婆入城，乃問漢主曰：「主上何為收軍？可惜不曾砍得黨進。」漢主曰：「孤見曹翰一軍殺到，又見王全斌、米信、桑錦、曹彬四面烏聚雲屯殺到，恐汝有失，故此收軍。」不在話下。

卻說太宗聞知潘仁美中箭，斬了洪先兄弟，絆倒黨進，心中大怒曰：「捉住狗婦，砍為肉泥，朕心始休。」乃督三軍攻打，又令築長連城以圍太原。城上矢石交下如雨，宋兵亦不敢逼近。漢主城中糧餉將絕，外面又無救兵，城中大懼。太宗親督軍士，攻打嚴急。見其城無完堞，恐城破盡傷人民，乃寫手詔諭之速降。使者至城下，不放入去。太宗怒，命諸將盡穿重甲，列陣城下，射之箭如蝟毛，城中危急。太宗復詔諭之曰：「漢主速降，當保始終富貴。」漢主於是夜遣李勳奉表乞降。太宗許之。

次日，太宗入城，登於城台，張樂筵宴諸將。漢主率官屬縞衣素帽待罪台下。太宗賜襲衣玉帶與漢主，召其升台。漢主升台，叩頭謝罪。太宗釋之，遂授檢校太師、右衛上將軍、封彭城郡國公，加賞甚厚。漢主謝恩畢，太宗乃命劉保勳知太原府事，保勳受命不提。

